



通俗文藝叢書

一切為前綫

賈霽著
東北書店印行

(話劇)

通俗文藝叢書

一切爲前綫

賈霽著

—劇戲—

東北書店印行

一 切 爲 前 綫

著 者

賈

霽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哈爾濱 佳木斯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印 刷 者

東 北 日 報 二 廠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每 冊 定 價 二 元 〇 二

5000. 版 初 月 十 年 六 卅 國 民

一切為前線

——獨幕話劇——

賈 舜

時間：一九四六年夏。

地點：老解放區某莊。

人物：徐大爺：五六十歲。

徐大娘：五十一二歲。

徐兵一：二十七八歲，解放軍戰士。

吳淑菊：二十五歲，兵一之妻。

徐鳳梅：十八九歲，兵一之妹。

張達勇：二十三歲，鳳梅的未婚夫。

吳木匠：五六十歲。

村長：三四十歲。

羣衆：（老王——復員軍人，小二虎，三叔，高蹶巴，小六，三嬸。）

佈景：在徐大爺家的堂屋裏，偏右後方，一個雙扇外門，敞開可以看見外邊的場和路，門左緊貼着牆，是一張大桌子，在上樑上懸掛着『抗屬光榮』的大紅匾，其下一幅大的石印毛主席畫像，另外就是這家主人們喜歡的以及光榮的貼畫，信件，獎狀，生產計劃……；桌兩邊各有椅凳，左邊有米囤，米壩，米缸……；左前方一個出入口，這是向西屋以及鍋屋的路，右邊站着一個櫥，其前有小板凳、紡線車等等傢具；再向前是內室，是徐大娘她娘倆住的，裏邊有架織布木機。這室內陳設雖然簡單，然而却表現了一個翻身以後上昇的有好生活的農家，而且是新的農家的風味。

幕啓：雙扇門開着，室內無人，外邊場上正在揚場，人們緊張的勞動着，夾着一兩聲勞動的呼號與笑聲歌唱聲，解放區的人們勞動是愉快的。不久，右前的出入口那裏，匆匆跑似的走出來一個人，他拿着一把斧頭，氣勢兇兇的好像跟誰嘔氣似的，這人是吳木匠，後邊緊跟着徐大娘，她正是煩惱但又希望着的樣子，使得她顯出非常着急來，她追着吳木匠不住的招呼，她手裏提着一個

空籃子。

娘：哎哎，他三表叔，你等一等，等一等呵！

吳：（回頭，努力顯得和氣，但仍粗直地）他表嬭子，我吳木匠的爲人，你還不摸底嗎？說過一句就是一句，從來也不反口。

娘：咱不是近親、也是近鄰，事情還能沒點兒商量的？

吳：說到天上去，這一回可就沒有半點兒商量的。（走）

娘：（仍想說服）呃，你坐一坐，坐一坐。（拉住吳）你話說到頭，我話也說到頭：我給你添工錢，你要添多少，就添多少；……

吳：（差不多從椅子上跳起來，不等娘說完就搶着說）他表嬭子，你太小看我吳木匠啦！你那些話把我這牛脾氣可說上火來了！（受冤屈的）噢，我原來是使壞心眼，故意難爲你，叫你多出錢哪！

娘：（抱歉地）你看我這老糊塗，拙口笨腮的說光惱人！錢不錢的，他三表叔你又不是外人，我知道你不在乎，到時候請你多喝兩杯喜酒也就是啦。

吳：（和緩地）喜酒，怕你還不給我喝？可你總不要心思着我要敲你一筆錢財呀！

娘：（真誠解釋）說到那去啦？就說錢吧，從心眼裏也是我甘心情願多拿啊，再一說

——不瞞你說——俺家這二年，也還手頭寬裕。

吳：（又不高興了）這真是越說越遠嘍！我又不是國民黨，又不是大肚子壞蛋，會看您翻身發財眼紅！那才是笑話來！（解釋）我也跟您家一樣；無產階級窮農出身，共產黨來了，咱一道翻的身，發的財；給你家做活，還不也跟做自己活一樣。

娘：說的是。可他三表叔，你就贖不出一點兒工夫來，給俺家閨女的床打起來？

吳：你說咱這前後莊頭，二十木匠哩，有誰有工夫啊？

娘：就是啊，要不，我也不會催你催得這麼急呀。

吳：嘖，你乾煞急也不中；我不是和你說了十啦遍了嗎！這是反內戰時期，（越說越急）好幾十副，好幾十副擔架還不趕着做嗎？蔣介石佔了咱解放區好多好地方啦！咱做擔架，做槍桿兒，做彈藥箱子，做爬城梯子……比做那個甚麼嫁粧，要緊上百倍千倍呀！

娘：哦！——（但是又想到自家的事）可俺閨女的日子也就在眼前啦。

吳：那你就將就些吧。

娘：（不同意）這才是！你仔細瞅瞅，俺過好日子這才開頭呀，俺可是個窮家底子，有甚麼將就嗎？俺閨女和俺女婿他們自己看好的日子，（默數）哎喲，這可就只有一

個集空（兒）就到跟前啦；嫁粧不嫁粧的。現在也不時興，不說它，可是連張桌子都沒有，那怎麼能行哩！

吳：（輕微地刺激地）哼！說不定這時節他們就撈不着結婚。

娘：怎麼？誰敢叫他們撈不着？

吳：誰？老蔣！

娘：老蔣？老蔣是個甚麼東西！他敢！他管天管地，還管着人家的家務事！

吳：（很明白地）他管不好，他還管不尋嗎！他媽的老蔣就是個頭頂長瘡，腳底流膿的壞東西！你在吃飯，他來拉屎，你在和平，他來打內戰，反正非把咱全中國一大家家鬧得家破人亡，他蔣介石才死心！

娘：（明白了）噢，你說的是那個頑固蛋大頭子蔣介石死啊！那一塊料真提也提不得！可是，管他蔣介石死蔣介活的，我算準啦，他癩蛤蟆吃天鵝肉，妄想到咱這老根據地；我兒子在前線上打他，還不打個腦袋瓜子開花？（又把話拉到正題）我說，他三表叔，咱還是商量商量……

吳：你看，說來說去，你又說到你自家的事兒啦！（毫不客氣）哼，你想的真好，照你那話頭，我就該撇下公家營生來給你做桌子啦！哼！幸虧你是抗屬，又是擁軍模範

哩！自私性這樣大，真忘本！（拿起斧頭急轉身，急急向外門下）

娘：（急了）你怎麼罵人！你不給俺幹活，（追去）你還罵俺！我給你找村長去評評理去！（提籃子急向外門下）

（外門外鳳梅叫：『娘！娘……』叫着，她從外門上，她拿着一包棉線，準備匡線——啾咕子。不久，徐大爺也輕輕走上，他提着一筥子麥子，又拿着一個空簸箕。）

梅：（自語）娘怎麼老去和吳木匠囉嗦啊？……

爺：（剛攔下東西，接着答）那還不是爲你的事嗎？

梅：（才發現）哦，爸爸。（走近，抓抓麥子）場上的麥子都晒乾啦？

爺：難得這日頭好啊！咱變工組裏家家都搶着晒麥子，大家你幫我，我幫你，幫互着場場，總巴望着今天就晒乾啦，好趕快去交公糧。

梅：對啦，情況又緊起來啦，咱得馬上就交公糧去支援前線哪。

爺：就是啊。你看看，我選的這份麥子好不好？（喜悅地，倒麥子在簸箕裏）實話說，今年年景也是真好，那一塊麥子也不孬；這麥子你看多喜人，一粒粒都大肚子鼓鼓的，又實沉，又剔溜圓，這樣的麥子，不多說，一升頂少也得多出十兩麵。（簸麥

子)

梅：真是多出麵，今早晨我推的那麵可好來（嘗麥子）這麥子焦乾啦；爸爸，你該歇息歇息啦；（搶簸箕）我來簸。

爺：（不給）你去縫你的花褂子去吧。——（簸，自語）不許有一點兒沙，不許有一點兒土！交公糧要交好的！（發現鳳梅沒走）哎！鳳梅，你怎麼又打嚙咕子？你在十字路集上買的那些個花布，怎麼還不動手剪裁？晚了會趕不上用啊。

梅：（一邊打嚙咕子，一邊很自然的回答）忙那些幹甚麼？給合作社織的那兩個布還沒完成哩，這不是才又領的線來，得趕快完成公家的計劃，給隊伍上做棉衣呀。

爺：這應該呀；可也別就誤你自己的事兒啊，——你娘這幾天就淨搗鼓這個事兒，急得甚麼似的，那也太不對啦；可你自己反一點兒心思也不用在那上面，也錯啦，管怎麼進步，不封建，那事兒可也是件大事兒。

梅：該俺甚麼事兒。

爺：這孩子！你自己的事兒還裝不知道哩。

梅：（拿一把嚙咕子站起）俺就是不知道嗎。（向內室走去）

爺：（笑）嘿，你知道不說就是囉，如今這世界，老封建是打倒啦，甚麼櫥啊櫃啊梳粧

台的這一套，乾脆用不着——

梅：（回頭）對呀，自己生產，日後用着啦，自己還不會置啊？

爺：可是管是怎麼個新社會，那床可不能不要啊。可這時節，偏偏碰上這反內戰救國時期，吳木匠說的好，支援前線是第一等要緊事兒，個人的事兒嗎，稀鬆得很；我看着，（談諧地）打個地鋪，不，不，搭個門板將就將就吧。

梅：（轉身走）

爺：（誤會，抱歉地）哎，鳳梅，鳳梅！

梅（站住了）

爺：不要生氣，不要生氣……不是我不肯給你辦傢私，更不是我不捨得化錢，——那錢那來的？自然的聯系到毛主席，向畫像，真情地）毛主席在這兒看到的，就是毛主席他幫咱組織起來，訂與家計劃，全家出勞動掙的，這裏也有你一份兒，我做爸爸的還能老封建！連閨女自己生產的一份財產都剝削啦？（笑）

梅：爸爸怎麼好意思這樣說？

爺：哦，你還是不好意思說啊？這孩子在爸爸面前這樣封建！我看着，在達勇面前，你

梅：爸爸怎麼不怕人家聽見笑話？

爺：誰笑話？（輕輕地但暢快地笑）嘿嘿，你和達勇兩個都是新青年，又開通，又正派，又活躍，我看着你們在一塊工作，一塊學習，一塊進步，我就是喜歡！誰老頑固腦筋沒轉過來，誰才是笑話來……：

梅：（打斷他的話）少說點兒吧！你看（指外門）誰來啦？

爺：（回頭向外門）哦，都來啦。（向外門）

梅：（快速的丟下手裏的活，走向右前）我去提罐子沖茶來（下）

爺：村長也來啦。可麻煩大伙兒啦。

（爺讓進一些人來，這就是村長，徐三叔高蹶巴他們，拿着農具。）

爺：（讓坐）快坐下歇息。（給肩上手巾）快擦擦汗。

村：有冇。

三：俺自己有。

爺：這可把您累着啦。

村：那就累着啦？

三：（取笑地向高）可真把俺這蹶巴兒子拖毀囉，真疼人哪！日頭那麼毒，他一拐一拐

的，拐到東拐到西……

爺：可太叫俺過意不去啦。

高：徐大爺，你少聽俺徐三叔的吧。

村：可老高，你腿脚不便也是真的。

高：可村長，你怎麼不想想人家老王同志的？人家是山西老八路，抗了八年戰，二等殘

廢，復員到咱莊，生產勞動那樣落在俺後頭？

衆：那，老王真是個好樣兒的！

〔老王從外門上，拿一把大掃帚。〕

王：大爺……

衆：（歡迎的）老王（搶着給他凳子）坐這兒，坐這兒。

王：坐坐。（沒坐）大爺，俺借你這個使使。

爺：你坐下，待一會我給你去掃場去。

衆：咱都去，一會兒就完啦。

爺：咱莊上照顧的太不够啦，可叫你受苦啦。

王：俺在山西老家，也是種地的受苦人，如今麻煩您大家，還苦甚麼？

村：老王可真是咱自己人，一復員到俺莊就參加變工組，幫助俺村政上的工作可大啦。

王：可俺整理莊戶家務，給您添的麻煩太多啦；莊戶活兒，更要跟大家學着幹哩。

三：真是會啦客氣呱！我看你又是戰鬪模範，又是勞動模範，好樣兒的青年！我說，村長，俺莊民兵要出發打反動派，才真的要跟咱們這老八路出身的王同志當小學生哩。

村：老王他也不能不負責嘯，老王就是俺莊武裝上的老師嗎？

爺：您就喜歡站着啦呱，倒不嫌乏的慌？

村：（拉王坐，自己也坐）對啦，俺跟蹶巴學着，也坐下來休息休息。

高：（站起）你坐這椅子吧。你坐這椅子吧。

村：你別要拐呀拐呀的啦。

爺：對啦，快坐下咱啦呱。（奉烟）快吸袋烟，老王，幹完活，吸吸烟解乏。

王：我有，我有。我一點兒不乏，今天可有一個人頂疲勞啦，你看，達勇，（站起）他

一個人揹一百多斤沉！（迎接）

〔衆均迎接。達勇赤胸裸腿地扛着一大籬麥子大步跨進來。〕

衆：快攔下，快攔下……

爺：（同時地）遞給我，遞給我……

達：（不用幫忙，把籬攔下地，露出肩後還斜揣一枝馬槍）

爺：（憐愛的）嘖，達勇，這顆小馬拐子就是你的命啦，行走都帶着；快給我，也得喘口輕鬆氣啊。（硬拿槍）幹着活，着槍也不方便。

達：這幾年打鬼子，人不離槍，槍不離手，也慣啦。（被拿下槍）別看咱老解放區，也不能光圖生產，就忘了武裝啊。

衆：對呀，這話對。

三：可也不用一天到晚，東跑西顛地都揣着個槍；到底是年景不同啦，頭年夏天這時候還有鬼子哪。

達：打死了個烏龜，還有個王八，趕走了洋鬼子，可跑來了個美國孬種，三叔，你可不要太平麻痺呀。

王：對啦，蔣介石敢長那個狗膽，來打內戰，揭穿了說，就是依仗有個美國大肚子撐他的腰呀。

衆：就是，就是。……

村：嘿，蔣介石那傢伙呀，三叔哎，你還不清楚哩，老蔣啊，他那個辦公處裏，一天到晚沒旁的事兒，除了叫特務怎樣怎樣殺人放火，就是跟這個特務，那個特務，喝美

國馬尿，啃美國狗骨頭，戴美國銅盆帽子，穿美國高跟皮鞋，——

王：還跟他雜種老婆學着放美國洋屁哩！

三：那他乾脆當個美國小子好囉！

村：就他奶奶丁惜他親娘老子沒給他裝上個山羊鬍子和個鷹鉤鼻子大鼻樑，弄來弄去還是沒變成美國人！

三：沒變成美國人？依我看，蔣介石這下三，早就認上了美國人當他乾老子嘍！

爺：真德性！他蔣家祖墳上，出了這麼一顆菘子，連累得咱全中國黎民百姓。勝利啦，還受這個洋罪！

高：（半天才插上一句）日他娘：那一年國民黨九十二軍打傷我的腿，這仇還沒報哩，現在他還想叫我受洋罪！達勇，你們子弟兵團上前線，可別忘了給我報上個名，我日他娘，我去活逮幾個蔣介石的兵，活吃了他！

達：村長，我們子弟兵團，早要求縣裏調，怎麼還不來調啊？

村：要調也快啦。反正這一回，咱子弟兵團要弄些美國槍來裝備裝備才行。

高：對啦。（走向王）你以前在火線上得的那一顆美國大肚子手榴彈呢？（在王的腰部取過手榴彈）送給我吧，我不能揹槍，我可就喜歡打手榴彈哪。

達：（搶過手榴彈）你算了吧，你不能打仗；給我吧。

村：你要那許多幹甚麼？給我，給我。

王：（奪過來）我誰也不給，您大家可別說我山西人小氣；別看我殘廢人，一隻膀子復的員，復員的到時候，也一樣再上前線！

〔小二虎從外邊跑到外門口。〕

二：（嗑呼）村長，村長，有個當兵的找你！

村：甚麼當兵的當兵的？是那部份同志，你認識不認識？

二：太認識啦，可他告訴我的，叫我保守秘密，不讓我告訴你他的大號，他還說……

村：好，別扯啦，就去就去。

三：哎哎，村長，這時候還不讓俺去交公糧？

村：吃完晚飯，風涼時候，村幹部又有工夫，那時候交吧。

衆：現在就交不行嗎？

村：好，你們在這兒啦呱，我先走一步。（下）

達：我也得走，找同志問問隊伍上的事兒。

二：反正反內戰，還有旁的甚麼事兒。走吧。（下）

「鳳梅從右前上，提一罐開水，拿好幾個黑碗。達下。」

梅：怎麼都要走啦？喝茶喝茶。

三：（一看）哦，達勇那孩子真走啦？（向門外）達勇，達勇！

梅：三叔，你回來吧。

三：我回來管甚麼用？（笑）哈哈，我回去裝麥子交公糧；呃，（向爺）老大，你看我人不行，那麥子可好啊，我得多交二十斤。

高：俺家弟兄們多，人口大，我可得頂少也多交一升。

王：除了我够吃的，我都交上去。

衆：老王真好，真能支援前線。

爺：（笑）我也不會少其慫，哈哈……（送）

衆：（向門外紛紛笑着）誰比你上你老模範哪！（下）

梅：（追到門口）老王同志，俺今天包餃子，你回來來吃啊。

爺：……你看達勇這孩子忙的！——鳳梅，怎麼他看見了你，反急匆匆地走了呢？

梅：人家都搶着交公糧去啦，你……

爺：我？我第一個先交，來，（忙碌地）給我掇上肩。

梅：這二年，咱置了十來畝地只交這一點兒。

爺：村長還不讓俺交哩，說我（看匾）『抗屬光榮』，又說：徐大爺好幾年不要優待，你還多交公糧，這不是胡來？我說：村長，你怎麼啦！今年這麥季一下來，我耕二餘一啦，你叫我把這些饘饘罐罐兒的糧食攔那去？哦，攔到我肚子裏炸破腸子，反叫前線上同志勒緊束腰帶？我非多交不行，多交它五十斤！

梅：對呀，俺爸爸真模範！

爺：可就怕你娘嫌乎——

梅：不會的。

爺：說的是，你可記者三年頭裏你哥哥參軍的那節空，你娘就強調理由，光想莊中優待！唉，你那嫂子，也想扯腿！這兩個人當時可都真落後啊！

梅：現在可都不那樣啦。（收拾碗等）

爺：管他們這樣那樣，反正我要把頂好的糧食交給公家，讓咱隊伍你哥哥他們同志們吃的好，吃的飽。（下）

梅：（忽然發現了槍）哎，這是誰的槍？（一想）咱，你這一回也粗心大意？給你藏起來。

(藏槍)

「達跑上」

梅：(故意裝着沒看見，向一邊輕微移動)

達：(沒找到槍)槍呢？……鳳梅，你看見這裏的一枝槍了沒有？

梅：誰的槍？

達：我的。

梅：我沒見。

達：怪啦，你沒見？(走去)給我找一找。(去找)你過來，你過來嗎！

梅：你幹甚麼你？這裏沒有槍！

達：沒有？(剛想回頭走，忽然發現地)你過來！(一把拿到槍)你誑我！沒有？這是

甚麼？

梅：沒上戰場就丟武器，還口口聲聲要去打反動派哩！

達：你這批評，我接受接受。……(尋思以後)鳳梅，反動派進攻咱解放區，進攻得一

天緊是一天，我們要出發啦，

梅：可要時時刻刻愛惜武器呀！

達：那不能再犯錯誤啦。可我真出發，你樂意不樂意？

梅：我還能不樂意？

達：我走了呢？

梅：只要你有本事放槍打仗，你走吧！

達：我走，你不……？

梅：不留你！

達：（拿槍就走）

梅：（看他真走了）達勇！回來，回來！

達：不是你叫我走了嗎？

梅：可現在那能就走？

達：現在就快走啦。

梅：現在就走？（有些情緒不安）

達：唔，這一走，可能還……

梅：很遠很遠？

達：唔，很遠，很遠，時間恐怕也……

梅：很長很長？

達：唔，不會太短。

梅：真的嗎？

達：（不容易說）唔……

梅：（受些震動）那……

達：……我對不起你，鳳梅，你不要怪我。

梅：我怪你甚麼？

達：這只能怪蔣介石這狗蛋傢伙逼迫我們——

梅：我知道。達勇，我不是腿的婦女。……你先走一步，說不定以後我們婦女也不得上前線，哼，我們婦女也埋過地雷炸鬼子，拿過手榴彈打鬼子，蔣介石再逼迫我們，我們也會和你們男同志一樣，拿出對付鬼子的勁兒同他拚！（親近的）你走吧，你不要惦記誰，誰也不惦記。

達：可……我們的日子……（戀戀不捨）

梅：（真情）我等着你，你放心——

達：那……（走又停）鳳梅，我媽媽上了年紀了，又有些老症，一個人——

梅：（緊接）沒照應的；我去伺候她。

達：那我更安心啦。那要今晚上咱區的子弟兵團出發，你歡送我嗎？

梅：我們識字班都去歡送你們。

〔達向外門走，梅送他；但是梅忽然轉回身，想起心思來似的，匆匆走進內室，達一回頭，連忙跟去；內門關閉了。〕

達：（暫時茫茫然，拄槍嘆息）唉，（叫）鳳梅，鳳梅：（自語）難道她光嘴強，心裏還難受嗎？

〔內室織布機聲響起來，越響越急。〕

達：（放心）哦，織布啦。好，加緊生產工作，也一樣是支援前線，好好，鳳梅，鳳梅！我……（一頓槍，迅速措槍）我走啦！（大踏步走向外門）

〔吳淑菊剛好從外上，她抱一捧鞋襪。〕

菊：哦，達勇兄弟，俺妹妹不在家嗎？你怎麼不坐坐就走？

達：唔，吳大姐，你抱這一大抱鞋襪？

菊：俺婦女上支援前線，你信不信，我那一個小組七個人，一天就完成十雙鞋十二雙襪子。

達：吳大姐巧，又會領導，誰不佩服！（不想再談下去，走着）好，打仗，打吧！（匆匆向外門下）

菊：（奇怪）哎，這是怎麼回事兒，他好像不高興似的。（擱下鞋襪，看到內門）妹妹自己關着門，（覺着這裏邊有事兒）難道他們好得一對鴛鴦似的兩個人鬧別扭了嗎？……（叫）哎，妹妹，妹妹，妹妹快出來呀！

梅：（開門）你還沒走？

菊：（一笑）我才回來。

梅：（出來，站住）哦，嫂子，我直當是誰來？

菊：誰？你不理人家！（走近）哎喲，怎麼的，妹妹你哭啦？

梅：誰哭啦？（擦眼）

菊：一對眼都紅腫得像兩個桃。

梅：這幾晚上織布熬眼熬的。

菊：妹妹織布生產倒怪積極！

梅：（又活潑起來）就是積極！今年我一定要爭取個勞動模範。

菊：（逗趣）哼，給勞動模範當媳子去吧！

梅：你說甚麼？

菊：沒聽清？我再說一遍……

梅：（搶過一隻鞋）你再說！

菊：哎哎，不要踢蹬那鞋！（走近指）這鞋，這襪子是給前線上用的。

梅：唏，這鞋做的！

菊：怎麼，不好嗎？（拿過來，解釋）你看人家納的這個底，多麼壯！

梅：嫂子就是光圖壯，可這鞋樣！（去櫥裏拿她自己做的鞋襪）

菊：哦，不漂亮是不是？（拿妹妹的比）喲！妹妹做的這鞋真好看，哦，這襪底上還拿

紅線綉着字兒（看，唸）『慶祝反內戰大勝利！』好，（又一隻）『打走反動派再

回家！』對！

梅：（翻過襪子，指着）你看看，這割的紅五星，好不好？

菊：好極啦。

梅：你信不信，同志們穿着這樣的鞋襪，喜歡不喜歡？

菊：太喜歡啦！要是我，我就搶着要。可是，妹妹，擁軍鞋也是爲的是打仗，光圖漂亮也不好。

梅：又漂亮又壯頂好。

菊：像妹妹這雙鞋這兩雙襪子就最好最好啦。

梅：真調皮！怎麼又說我！（走開）

菊：（拉住）俺這是實話呀。哎，妹妹，咱要反內戰，隊伍上可不能在復員了吧？

梅：哦！俺嫂子還想着俺哥哥復員哪！

菊：胡說！

梅：哼！整天想俺哥哥都吃不下飯，看你瘦得個小臉焦黃！

菊：胡編派甚麼！俺忙還忙不過來，想他？

梅：不想？哼，就是動不動說睡話，嗑呼俺哥哥的大號！（羞她）丟死嘍！丟死嘍！

菊：個死閨女！（追）看我不撕你的嘴！

梅：除非拿針線把我嘴縫上！不，我就偏說，嫂子想俺哥哥想瘋嘍，想狂嘍！

菊：這壞嘴了頭！（逮住她擰）你說不說啦？說不說啦！

梅：哎喲！死嫂子，擰死我啦！

菊：趕快告饒，要不，我就（又一擰）……

梅：哎喲！我說，嫂子，好，我說，我說……

菊：（放手）看你不敢不說好的！

梅：（退着）我說嫂子好，不害羞，以前扯腿！

菊：（追）甚麼？

梅：打完了鬼子，嫂子盼望哥哥復員……

菊：你還欠打哩！（真追上了）

梅：哎喲，不敢啦，俺嫂子進步啦，看得開，想得遠，不打走死頑固老蔣，嫂嫂永不想

俺哥哥……

菊：對呀，這個差不離。

梅：可是，要是俺哥哥真回來，俺嫂子睡着啦也笑醒啦——

菊：你聽聽，你又胡言亂語，我——

〔娘爺從外邊爭執着上。她倆個停止了笑鬧，不久就做起活計來。〕

娘：真胡弄，這不是！（把一籃豆角子擱下）

爺：（裝得很認真）你吵吵甚麼，你吵吵甚麼你——

娘：怪俺吵你？俺閨女俺兒媳子都在這兒，咱開個家庭會民主一下，討論討論你對不對？

梅：甚麼事兒，媽媽？

娘：你叫你爸爸自己說吧！

爺：我看都不要說囉！

娘：俺沒發言權？俺不說不牢靠！你又不民主不行！你不讓講！我也得講！

梅：娘哎！你要說就好好說不行？

娘：真氣人哪！這合滿莊那一家不交了公糧啦；（向爺）你憑甚麼你不交！

梅：娘，我告訴你……

爺：（暗示地拿烟袋一指）你去織你的布去！少管閒事！

娘：（向梅）鳳梅你聽聽你爸爸這話多頑固！紅口白牙的說俺沒糧食，（指）這是甚

麼？這是甚麼？！

爺：芝麻菜豆能當公糧？

娘：這不是麥子？！

爺：麥子不是好糶大價錢好置地呀，這是你自己在麥子沒黃稍的當口，跟我講過的。

娘：那甚麼時候，那……

爺：那時候你說咱得置地，置好了地，等隊伍上兒子復員回來種莊稼。

梅：俺嫂子那時候也那樣想呀。

菊：你欺負俺啞巴還怎麼着？（編麥秸扇子）

娘：那個甚麼蔣介死都要騎在人頭上拉屎啦！你不反內戰？哼！俺兒子二十七八正當時，又沒病又沒痛，不能給咱解放區出力打仗？你要他復員，你這是好了瘡疤忘了疼嘍！

爺：好，打仗就打仗吧！那政府就得優待！

娘：嘖！你這人，頭年年成不算好，你自己都不要優待，怎麼今年……

爺：收成好是我淌的汗水呀！嘿，要我交公糧？公糧還要給我吃來！

娘：碰見鬼啦！你怎麼今天變了樣兒，光胡說八道？

爺：這些話可都是你自己說過的呀！

娘：今天可都是你說的！想不到一轉脛，你就忘本，我可要支援前線，擁護我兒子他們

隊伍；鳳梅拿口袋來！

梅：（忍不住笑了）口袋早就叫俺爸爸裝上啦！

爺：（大笑）哈哈，還等你來量麥子嗎？

娘：鳳梅你這個死了頭！你怎麼不早開口，幫你爸爸欺負我？

梅·俺——

爺：（一擺手，笑）別說啦！（向娘）這回可叫我試着啦，你的自私性也沒有啦，哈哈……

娘：看把你弄的！越老越年青啦，好活躍，還扒瞎話來試探我！快快，快把那口袋麥子交給我送去，考個第一名。

爺：在這兒，在這兒。（故意找）哎，那去啦？怎麼不見啦？

娘：你看你光扒瞎話吧！你這是存的甚麼歪心眼兒？

爺：哎，明明攔在這兒，還能飛啦。

梅：不要再逗俺媽媽着急啦。娘，俺爸爸自己早揹着送去啦。

爺：對啦，你看我這記性沒有忘性大！

梅：（指）可這半筊子真忘啦，我送去吧。

爺：不要動。（向娘）這可是我額外多交的，你說交不交？交吧，咱可得少吃兩回餃子啦。

娘：你這人！咱翻身發財了的老百姓，一人少吃一口，咱子弟兵可能够多吃一頓的，爲

甚麼不多交？快去交去！

梅：我去。

娘：你住下，我和你有話說。

爺：你那些老話，快給我拾掇拾掇，鎖到箱裏去吧。

娘：你知道我說甚麼你？

爺：還不是鳳梅出門子的事兒；吳木匠沒工夫，你就少囉囉吧……

娘：娘兒們的事你管着啦？走你的吧！（推爺出外門）（爺下）

娘：鳳梅，吳木匠怎麼也請不動啊，怎麼辦？你怪爲娘的嗎？……

梅：誰要你賠送啦？

娘：看你這孩子！這也不算是賠送啊！達勇那孩子那麼討人喜歡，我答應他的——日子

又近在眼前啦，你不要，你叫達勇還能生出天外的法子來？我心裏可過不去。

梅：誰叫你過不去的？

娘：這孩子怎麼啦？你願意，你能叫達勇那孩子也願意。

梅：你怎麼就知道人家不願意啦？

娘：噢，他和你說啦？

菊：（聽半天，才插上嘴）怕是開過會囉。我收鞋收襪子回來，一進門，就看見達勇兄

弟……

梅：去你的吧，東莊說話，西莊插龜脖子！

娘：咦，這孩子！她嫂子，你說你的。

梅：（眼瞪菊）

菊：俺可不敢說。

娘：你說，有我哩。

菊：（看梅一眼）妹妹可不要使眼瞪我，哎喲，那眼跟對銅鈴似的……

娘：達勇怎樣啊，你說。

菊：好像不怎麼高興似的。

娘：（向梅）你看是不是他不願意吧？（向菊）後來呢？

菊：後來他頭也不回，光含含糊糊說甚麼打仗打仗的。

娘：鳳梅，你怎麼好好地和他鬧意見打仗呢？

菊：俺妹妹也沾着太厲害了一點兒。

梅：你一點兒也不摸頭緒，淨胡扯些個沒有味的。

娘：你看人家給你提意見，你還不接受！

梅：娘！你知道怎麼你？（急得要流淚）

娘：你看你急的甚麼你？越大越不聽話啦！

梅：（發洩地）我……（要哭）

菊：（有些覺得不妙）妹妹，我說錯啦，怪我怪我，不要生氣，我叫你受委屈……

梅：不是你！……（忽然一句）是老蔣！

菊：（沒想過來）老蔣？

娘：（知道了似的）又是老蔣！他娘嘔！怎麼今天甚麼事兒，都碰到這個混賬王八蛋，

真叫人惡心！真叫人生氣！（去安慰梅）孩子，別難過，放心，甚麼老蔣，也不能讓他來欺負你，咱軍民一起上前線打他！（想起）哦，我尋思過來啦，是不是達勇要上前線？

菊：（也想過來了）怕就是這個事兒。怕不是等不迭……

娘：那是不行，那我去動員達勇不忙……

梅：你去破壞子弟兵團哪？

娘：（不知如何是好）那……

梅：人家還怕他不安心呢！你去扯腿！

娘：（一想）哦，那我去動員他走……

梅：不要麻煩你啦。（又活潑起來）媽媽，你買那些豆角子幹甚麼？

娘：你看都把我纏昏了頭！日頭上了牆啦，快拿去剝罷剝罷，——咱家庭會上討論的，

打完麥子吃頓餃子，犒勞犒勞。

梅：這才對嗎！餡子包給我一個人做。（拿籃子走）

〔徐兵一穿着新軍裝，很齊整，從外門突然上。〕

菊：（也去）妹妹你歇息，我去。

兵：我來啦，媽媽！

衆：（都看見了，迎接）哦，你回來啦？

娘：（繼續說）可正巧！俺那孩子，快坐下。

梅：怎麼哥哥你從隊伍上回來啦。

兵：唔，從隊伍上回來啦。

梅：哦，俺嫂子可自啦！你看你裂着個嘴笑，還不去拉個親熱瓜！

菊：哼，自己眼淚還沒擦乾就又打笑旁人了！

梅：你再說！

娘：鳳梅，你哥哥來啦，也不去燒個水沖個茶來！

〔菊向右前出入口下〕

梅：人家有人伺候。可是，哥哥，人家民兵上，自衛團上都一個莊子一個莊子的要上前線，你怎麼反有工夫回家的？

兵：不是娘捎信給我，叫我來家的麼？

娘：（不清楚）是我捎信叫你來家的嗎？

兵：說是俺妹妹出門子，要我來喝喜酒的。

娘：是啦，我心裏是這樣想法。我想早大半年頭裏就打完了鬼子，也該太平啦；親妹子有喜事，哥哥回來看看，一家子歡樂歡樂，也不過分……我想寫這麼一封信給你，可是寫了嗎？

兵：看寫的那個字兒，像妹妹寫的。

梅：我甚麼時候寫啦？

兵：那……許是你嫂子寫的吧？

娘：這怕是對啦。

梅：嫂子真刁滑！想哥哥復員，不好直接提，就拉扯旁人當幌子！

兵：噢，那是她思想上還有個疙瘩，讓我給她來解開。

娘：算啦，回來過兩天就過兩天，可不准和她嫂子又開檢討會！她嫂子這二年也和我一樣，進步啦，嘿，比我還進了幾大步！

梅：怎麼進步，也趕不上在隊伍上。

娘：俺怎麼能跟隊伍上比？可是的，那個蔣介石怎麼又變成瘋狗啦！頭年秋裏，咱毛主席不是去給他整過一回風麼？怎麼那瘋狗蔣介石那黑心腸一點都沒改改？

兵：他改甚麼！他老蔣當了美國的狗腿子漢奸啦！那個美國大肚子想叫咱全中國老百姓變成他的亡國奴，那時候，咱地也種不成，飯也吃不成，他高興怎麼折磨咱就折磨咱，高興揭咱鍋就揭咱鍋，鎖咱的門就鎖咱的門，……

娘：那那個美國不是要叫咱大抹頭麼！哎喲，這才翻過身來，怎麼又叫咱過不下去！你們隊伍還不出大兵去打那些鬼崽子！

梅：依我看，咱老百姓一個人一口水也淹死了老蔣！他賣國，俺一人給他一刀，給他千刀萬剮算完，怎麼聽說咱共產黨還和他談判的？

兵：爲的是咱全中國老百姓抗戰八年，遭災受罪，太苦啦，萬不能再打啦，我們和老蔣千談萬談，就希望他不要打內戰，愛愛咱的中國。

娘：哎！咱共產黨毛主席也太太仁大義啦！依咱老百姓的辦法，頂少也得把那個蔣介石

拴起來遊遊街，開個公審大會，鬪爭鬪爭他！

兵：當然得鬪，非鬪不行！

〔菊上送茶水〕

菊：一回來就鬪呀鬪的，鬪誰呀？

兵：鬪蔣介石！蔣介石破壞和平，反對民主，出賣國家，你知道吧？

娘：你聽聽，她哥哥說的有條有理呀，聽起來滿口文明詞，多喜人！

菊：（感情似的）人家就是文明人嗎！武藝又好，文化又高。

娘：（笑）哈哈，兵一叟！你妹妹和她嫂子也上了好幾年識字班，寫信看報都呱呱的，

肚子裏可有不少文化啦。

兵：那可是，那字兒寫的滿漂亮。

菊：那是俺妹妹寫的；徐鳳梅，誰不知道是俺莊識字班的小先生。

梅：死嫂子，光說旁人！你吳淑菊，誰還不知道是個學習模範。

娘：都好都好，您都是我的好兒女。兵一叟，她姑嫂倆個常常這樣愛說愛笑的哩，真喜

人！呃，該打啦，光顧着啦呱，兵一飢困啦吧，快去做飯去。

菊：（要去拿豆角）

兵：說說笑笑好，不要做飯，我不餓。

梅：（搶過豆角）哥哥叫你在這兒和他說說笑笑；你走到那兒，心也在這兒，剝餡子剝
下手指頭來，那好，菜餡子變成肉餡子啦。（下）

娘：個死閨女子真是個尖嘴頭子！可也是的，俺兵一是好吃葷腥不好吃素的。

兵：有嘛吃嘛，一樣。

菊：擱頭上還有幾個雞蛋。

娘：那怎麼行？我去看看前街上猪肉擔子在不在。（走）

菊：（拉住娘）給我去吧，娘：我走的快。

娘：你給我留在家，給我留在家。我到老王那裏裝壺好酒。（找酒瓶）

兵：媽媽早頭年連一個小錢都捨不得化，現在怎麼浪費啦？

菊：那裏！俺家應會老選俺娘的節約模範的哩！今天這不是爲的你！

娘：對啦，爲了你。對，也得去叫達勇一塊來。（下）

兵：（送）對啦，叫達勇就來吧！（回來）淑菊，咱娘剛才爲甚麼一定讓你留下？

菊：你問娘去，俺不知道。（笑）

兵：不知道？笑甚麼？

菊：俺不知道。

兵：我問你，你高興不高興我回來？

菊：俺……不知道。

兵：又是不知道，可是是誰寫信給我，叫我要求復員哪？

菊：俺可是真不知道啦。

兵：真不知道啦？這不是你寫的嗎？

菊：（急了）那才胡來來！這許是那個壞人動搖你的，這可得追追根！

兵：你沒寫就沒寫吧，不要緊。

菊：怎麼不要緊？我得去告訴公安員去！

兵：算啦，算啦，是我說了要的。

菊：這個話你也隨便說了要！你想想，你這樣身強體壯的，在打鬼子的那時節，立過大功；在這反內戰時期，我還能扯你腿，叫你跟反動派妥協？那不是功勞丟下了水？

兵：話也不能這樣說！難道復員的就不光榮嗎？

菊：人家復員的有條件哪，復員的回鄉生產勞動，興家立業，同樣是革命工作，同樣是光榮。

兵：這大道理說的不錯，你現在可是進步了？

菊：俺早就進步啦。

兵：哦，那你……（看着她）

菊：（被看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我怎麼？

兵：（故意搖頭不語）

菊：你說呀，你說呀！什麼毛病哪，怎麼不作聲啦？

兵：跑路跑的口乾啦，滿肚子話却說不出口。

菊：日頭曬毀啦，快多喝些茶。哎喲，你頭上汗還沒乾，把軍裝脫掉。

兵：不能脫，不能脫。

菊：（給他扇子）才編的麥秸扇子拿去搨搨。

兵：隊伍上真糟，連把扇子都沒有。

菊：咱識字班一人編了五把，明天就給隊伍上送去慰勞，這一把先慰勞你。

兵：（感慨）在家裏真好。

菊：那有隊伍上好！

兵：（表示垂頭喪氣）唉！

菊：你這是怎麼啦？俺娘俺妹妹在這兒，你有說有笑，怎麼現在反唉聲嘆氣呀？

兵：我說了好幾回，你都不知道不知道的，這回你可真不知道啦。

菊：快告訴我甚麼事兒？

兵：唉！怕你聽了想不開。

菊：我越進步越想得開，甚麼事兒也不用捂着蓋着。

兵：我說啦，你可不興惱的呀。

菊：有理有道的，我不惱！

兵：真的不惱？

菊：真的不惱；不說才叫人發悶哩。

兵：我……（擊頭，煩惱地）怎麼舌頭短了半截，不聽使喚！

菊：有甚麼說不得的？又沒旁人還不好意思？

兵：就是不好意思呀。唉，說吧，丟臉就丟臉！

菊：（驚異）丟臉？丟甚麼臉？

兵：（吐吐吞吞）我……開……

菊：開甚麼呀？

兵：當兵的還能開甚麼？

菊：（驚異的自語）還能是開小差？

兵：不，不是開小差。是……

菊：是開合作社？

兵：剛剛相反；不合作啦，是自個兒孤單單地偷……

菊：（緊張的）偷？

兵：偷跑回來啦！

菊：你怎麼能！——（沉入尋思中）

兵：（自語，低低地）總怪我一時痰迷心竅，糊塗了心！

菊：（轉看兵，不相信的笑了）嘿，你別哄我啦！

兵：你不惱我？

菊：你哄我，我可要惱你！

兵（着急）噴！人家說出血來，你當蘇木水！（洋紅水）

菊：哼，唱的不好，裝的倒像！

兵：你不信？

菊：我不信！（走近）這套新軍裝穿的這樣板正，這樣漂亮！你當我是傻子，你開玩笑，可開的過火啦！

兵：你說我是開玩笑？好吧，索性給你開個大玩笑！（脫去軍裝）你看看我裏邊穿的甚麼？

菊：便衣。

兵：對啦，你看這不是便衣都早準備就啦？

菊：便衣也是上級發的，我知道。

兵：你也知道我一準開小差回來，是不是？

菊：你這人真奇怪！鬧的人迷迷糊糊的！到底搗的甚麼鬼！（大聲）你坦白坦白！

兵：（做作）別嚷嚷，叫人家聽見！……哎，外邊誰？

菊：有誰？你疑神疑鬼的幹甚麼？

兵：哎，不對不對，好像有人叫我似的！

菊：（聽）沒有的事。

兵：不，有人，有人，毀啦，俺班長追着來啦！（想躲藏）

菊：（看）那有人？你故意逗人，兜甚麼圈子？

兵：哎喲，我做賊心虛，快快，快給我藏到西屋裏去吧。（向左前方跑）

菊：（急拉住，嚴肅地）你幹甚麼？難道你還能真的開小差的！

兵：你惱啦？

菊：不管惱不惱，也不管真不真，假不假，我……（回想）

兵：你得替我說話。

菊：我說，你總不會忘了吧，你參軍的好時節，騎着馬，披着紅，戴着花，多麼光

榮……

兵：過去的事兒提起來可多啦，那時候，我動員人家都動員好啦，可就是你，哭哭啼啼扯我腿，唉，叫你落了不少閒言閒語。

菊：那也是該的。後來我打通了思想，懂得了咱工農出身，爲了翻身抬頭，自己的八路軍越大越好，我不也自動騎上毛驢，送你去了麼？

兵：是啊，參軍大會上，誰見了誰不誇：呀！吳淑菊送夫參軍真光榮！

菊：現在要是你真開小差，就不怕人家恥笑！

兵：管它哩！俺倆個能够天天在一起，你紡線，我種地，把小日子過的美美的，吃好的，穿好的，不好麼？

菊：好好好，可今天享不了那個福。

兵：今天我回來，今天就給你享福。

菊：你真回來，真不走啦？

兵：你可高興了吧？……

菊：算了吧！你給我快走，快回去！少開玩笑！

兵：怎麼？你叫我回那去？

菊：回隊伍！

兵：唔？不！

菊：真不？

兵：唔，不。

菊：真不？

兵：唔。……

菊：那……（走向外門）

兵：（攔住）你那去？

菊：我去報告村長。

兵：哎喲，你怎麼翻臉無情？

菊：你要真的開小差，當妥協鬼，我……

兵：千萬別喳呼，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別喳呼，誰來啦？

〔娘提着猪肉、酒上，達勇跟着。菊懷疑地氣惱地退入一角。〕

娘：達勇，快來！

達：（跑向兵）哦，真的是兵一哥回來啦！（達向兵親熱地談話。）

娘：（走到右前叫）鳳梅，快來，把猪肉拿去剝餛子去！

〔梅上；嫂去拿猪肉，頭低着，擦眼。〕

梅：哎，嫂子，你在這兒好啦。（驚奇）哎，娘，怎麼的，俺嫂子——

娘：怎麼的，她嫂子？（和菊在一邊談話）

梅：一準是俺哥哥欺負她啦！哥哥，你怎麼欺負俺嫂子的？

兵：那能。

梅：俺嫂子眼圈兒都紅啦！

兵：呃，妹妹，你保證達勇上前線真光榮真光榮，可你們的喜酒，甚麼時候給我喝？

梅：打走了反動派。

達：那時候咱中國真正獨立解放，老百姓真正翻身自由啦，再請你喝喜酒；你呢？你甚麼時候再回家？

兵：不革掉反動派蔣介石的命，死也不回家！

娘：（忽然叫起）兵一叻！你幹嗎欺負俺老實媳婦兒，胡言亂語的呀！

達：怎麼回事兒？

梅：嫂子，你說麼，他欺負你甚麼啦？

菊：你當我是傻子，是落後的，他……

娘：叻，別說啦。這玩笑可不許隨便鬧啦！難得回來一回，不啦個家常過日子呱，

反……

兵：（緊接）這比家常呱重要得多啦，要是解放區婦女都像淑菊這樣進步，幫助解放軍鞏固部隊，鼓勵男人們在前線上安心打仗，那打垮反動派還成甚麼問題。好，俺一家人都這樣進步，我也放心啦。（穿軍裝）

梅：怎麼哥哥要走？

兵：唔，得走啦。一來我要服從你嫂子的意見，二來我和咱村村長還有話說。

菊：你忙走。

衆：對啦，不忙走。

菊：我得批評你！

娘：開玩笑的又批評甚麼！兵一可也得候一候，吃個餃子喝個酒再走，不晚。

菊：也得等咱爸爸回來呀。

梅：對啦，娘，俺到西屋去。哥哥在這兒等俺爸爸吧。達勇，你拉扯着俺哥哥幹甚麼？

讓人家倆個啦秘密呱！

〔梅拉娘向右前同下。達向外門走去〕

菊：（拉回達）俺妹妹叫你到西屋去啦秘密呱哩。（推達）

兵：對啦，說不定子弟兵團今晚上就上區裏集合，你們有話談談……

達：沒有甚麼話……

〔兵菊推達向右前，娘上。〕

娘：正好，達勇，去幫幫忙包餃子去。

〔達下，娘向外門走去。〕

兵：娘，那去啊？找俺爸爸嗎？我去吧？

娘：你不知道他在那兒。（把門緊緊帶起下）

兵：（向菊笑）怎麼樣？（走近）

菊：你怎麼樣？

兵：你得先說。

菊：我……

〔外邊衆笑聲起，小二虎一下子推開了門，楞住了，忙往後退，衆大笑〕

兵：（跑出門外）都請進來，同志們，都進來啦呱呱吧！（上）

〔衆均一湧而進。小二虎還和大家指手劃脚。菊向右前下。〕

衆：（向二）小二虎，你可真是二虎！一下子就擁開門，人家倆口子可正在啦秘密呱

呀！哈哈！

衆：（笑）兵一你可不要見怪呀！

兵：那，正想找大家去耍哩！……

〔娘和村長上，村長揹着米袋。〕

村：哦，兵一，你還在這兒？

衆：你早知道兵一回來了嗎？

村：小二虎那時候來叫我，不是說有個當兵的……

二：就是他！

衆：哦，兵一，你真會保守秘密！

兵：真對不起大家，我是來和咱這區聯系工作的；村長那個事——

村：行啦行啦，吳木匠呢？

吳：（從人後邊擠出來，還拿把斧頭）第一批擔架完成啦。這一批這二十副，村長，你叫俺三天完成，奶奶的，俺前後莊十一個半木匠，不是吹牛的，趕今天一黑夜熬個眼，不完成，你拿這把斧頭劈了我！

〔爺從外一直嗒呼着上。〕

爺：村長，你不能够這樣，你不能够這樣！……

衆：徐大爺（有的叫俺大爺）什麼事兒？

爺：村長不講民主呀！

娘：是啊，不准俺多交公糧；（向村）你這是叫俺兒子少吃一頓麵哪！

二：真是的，（指衆）這些人多交的麥子，你怎麼要的？

村：你不明白，小二虎，俺莊上檢討檢討吧，革命軍人家屬俺幫助的够不够？俺大爺好幾年不要優待……

爺：我日子不比你畚！

村：日子好過，不要優待，行；減輕羣衆負擔，好；可多交這許多，可不行！

衆：對啦。

衆：這樣好模範家屬要獎勵！

村：上級一定獎勵，一定獎勵！

二：對呀，該獎勵呀！（把口袋一抱）這多交的可得先收下！

兵：二虎兄弟，這樣子吧，這一口袋麥子給村政上先獎勵出發的子弟兵團吧。

衆：不用……用不着……

村：兵一，你又不是不明白，縣政府早有規定啦，子弟兵團儘管上前線，家裏生活有保證。

〔外邊高蹶巴和高六小爭吵着，二虎嬭也嚷嚷着，這些人都說着叫着：「不行，俺得找村長評理！村長，村長！」老王亦上〕

衆：（紛亂地）高蹶巴又和他六小兄弟吵起來啦！……（有一個向二）你娘也嚷嚷甚

麼……老王也來啦……

村：（在衆紛亂聲中，向外叫）甚麼事？我在這兒。

「高等均上。老王和兵一握手談話。二虎嬌責備小二虎。」

六：（指高）你能上前線，一拐一拐，三步路也不能走！

高：（指六）你能的？你個子沒槍高，你上前線？哼！

六：我不能放槍？我不能抬擔架，送子彈？蹶巴哥哥，我說你就讓我去吧！

高：六小兄弟，你搶什麼？你才十五歲！

六：我十八，我十八！

二：哈哈，六小真不要臉，一天就長三歲！

嬌：你不要臉！人家不要你去！把你老娘我的臉攔那裏去！（向村）村長，你也不

對；不錯，俺家這小二虎是個獨生子，做事又冒冒失失，歪頭歪尾的，可你不准他

上前線，我可不答應！你憑什麼不讓俺支援前線？不讓俺救國？

村：二嬌子，你這就冤枉我啦，我怎麼會不讓他去？我們大家還都在歡迎來。

衆：可不是？歡迎哪！

村：小二虎楞頭楞腦的，聽人家說甚麼美國美國的，自己不肯去了啦！

嬌：（指二）甚麼美國？反正也不過是鬼子一戶的！咱勝放區打八年鬼子，沒怕過一回，也沒打敗一回；你這個不成材的小二虎。甚麼個死不了的美國，你就被嚇住

啦？

二：被嚇住啦不牢靠！咱是解放區的人……

衆：咱解放區的人，誰也嚇唬不了！

二：娘，我也跟大伙兒一樣！天王老子也別想叫我怕他！我去，我自抱奮勇抬擔架！我上前線去！我跟着老王！

衆：老王還上前線？

兵：復員的同志，回隊伍，好光榮啊！

衆：（圍起老王）老王真光榮啊！

高：老王能去，我爲甚麼不能去？

六：你讓我去！你在家把鋤奸工作搞的好好的，不也一樣啊？

衆：對啦，讓你兄弟去吧！

六：（喜歡地跳起來和小二虎都拉着兵）走啊！就走吧！

二：走，走！快走？！

〔梅、菊、遠勇捧着許多碗菜和酒上。〕

兵：不忙走，不忙走。



一切為前綫

91.11.初版 佳. 5000.

定價：210元